

北岡伸一／著 劉崇稜／譯

清澤冽傳 外交評論之命運

清澤冽，是不折不扣的評論家。

其評論的對象，自日本的政治、外交、社會、思想、到國際問題，但最專長、用力最深的是外交問題和美國，也就是日美關係，以及對日本國民與政府加以啓蒙和批判。

清澤的人生與日美關係的變遷有象徵性結合，

本書可說係透過他這一特定背景來看的日本外交史——尤其是日美關係史。



北岡伸一／著 劉崇稜／譯

清澤冽傳 外交評論之命運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澤冽傳

作者◆北岡伸一

譯者◆劉崇稜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施嘉明

責任編輯◆李俊男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楊福臨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KIYOSAWA KIYOSHI GAIKO HYORON NO UNMEI-enlarged ed.

by KITAOKA Shinichi

Copyright © 2004 KITAOKA Shini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5 年 9 月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ISBN 957-05-1995-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清澤冽傳 / 北岡伸一著；劉崇稜釋。--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 2005[民 94]

面 ; 公分。-- (J 人物誌)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05-1995-6(平裝)

1. 清澤冽－傳記 2. 日本－外交關係－美國

783.18

94014509

增補版序

這本書之初版，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刊行。此後，我關於清澤冽寫過幾篇文章。其中主要的有兩篇。

(1) 年輕時的清澤冽——摘自舊金山日文報紙《新世界》（《思想》七六五號〔一九八八年三月〕所收）

(2) 清澤冽的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摘自中日戰爭下的歐美「旅行日記」（《立教法學》四二號〔一九九五年〕所收）

(1) 是以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清澤在舊金山的日文報紙《新世界》撰寫的記事和論述為對象，討論年輕時（二十四〔二十八歲〕）的思想形成。因為在執筆舊版的時候未能得到的《新世界》，在不久之後以縮微膠片獲得，因此得以填補在舊版的空白部分。

(2) 是自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在中日戰爭期間旅行歐美之際的清澤的言行，尤其是將他的思想上的動搖，根據日記加以論述的。不過這日記在執筆舊版當時已利用過，本

文是將舊版的內容更深入的加以論述，並非加以更多的新事實或論點的。

在此次的改訂，因受頁數的限制，故將(1)的部分收錄在卷末；(2)的部分未予收錄，只附加若干內容而已。或許應該將這些都綜合起來加進去改寫，但因為正好換了新工作而極為繁忙，只好採取這樣の方針，請讀者諒解。

此外，同時訂正舊版的幾處錯誤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承蒙松田義男先生的很多指教，附記下來表示感謝。

本書的副題，舊版是「對日美關係的洞察」，已改為「外交評論之命運」。在舊版時本來也希望如此，但受出版社方面的意見不被採用，此次則獲採用當初的希望。

在發行舊版的時候，日本正在泡沫經濟的最高峰時期。正如清澤面臨的日美之間的巨大經濟力的差距，看起來似乎已經解決了。不但如此，甚至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已經沒有向外國學習的東西了。

然而我對這樣的風潮抱有很大的不協調感。只要走出郊外一點，就有廣大而美麗的自然，也有親切的人們。大學校園內流著悠然的時間。總覺得日本人看丢了美國的深厚實力。不只是美國，要向世界學習的事情不是還有很多嗎？

在舊版的最後，我以「因為比起克服逆境，絕對不能斷言在順境時不搞糟，是比較容易的」結束。那時並沒有深切的想到它，可是實際上，日本卻被順境搞糟，使九〇年

代變成迷失的十年。

如果將泡沫經濟與泡沫經濟的崩潰遠因求之於日本人的驕傲，那就可以摸索找到教育的問題。教育是清澤在晚年的日記中一再提起的一項。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記，清澤說「這是教育的失敗。沒有理想和教養，只學到『技術』的結果」。現在的日本經濟或許正在脫離困境，或許也不是。無論如何，日本為了重新起飛，我想有必要徹底的改革教育。

在出版舊版之時，冷戰正步向終焉，世界上次第的發生巨大的變化。東歐的民主化，波斯灣戰爭，德國之統一，蘇聯之崩潰，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在亞洲有台灣的民主化，韓國的民主化等等。與此同時我增加了對現代寫下去的機會。分析巨大的變化須有歷史性的視野，而我從以往分析歷史的架構，是否能夠分析眼前的巨大變化，是趣味很深的知性挑戰。

加之，分析及論述該時代的外交，是透過分析清澤的評論，曾經間接的經驗過了。因此本著作對我來說，是從歷史研究邁向現代研究（當然還繼續歷史研究）的契機之難以忘懷的著作。

現在，我擔任聯合國日本代表部第二大使。做夢都沒有想到會從評論外交方面轉而置身於實踐外交的場所。而且這個場所會是聯合國，也是趣味很深的偶然。因為說起

來，成立聯合國的基礎的是，與德義日軸心國作戰的同盟國，於一九四四年八／十月，在華盛頓郊外的敦巴頓橡園（Dumbarton Oaks）召開會議時作成的戰後秩序案。而將它作批判性的介紹的正是清澤的絕筆之故。同時清澤的批判集中向著常任理事國擁有過大的權力。

此後，聯合國的地位也有很大的變化。當初是以對付軸心國的同盟國團結之場所而構想的聯合國，隨著冷戰之激烈化而不動了。因此在冷戰結束以後，雖然在地域紛爭等完成很大的成果，但卻對快速增加的課題不能對應。另一方面，近年來的美國外交，從國際協調的側面後退，聯合國與美國的關係也產生難題。就在這種複雜的時期，一個學者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我沒有自信。只想至少當一個良好的觀察者和分析者，慢慢地看清聯合國及出現在聯合國的國際政治的動向。

最後，謹向為發行新版，對於在繁忙中動彈不得的我，給予叱吒又鼓勵的吉田大作氏表示感謝之意。

於聯合國本部和可以眺望東邊方向的書齋

北岡伸一

前 言

V 前 言

清澤冽（一八九〇～一九四五），在今天更以《黑暗日記》的作者而知名。這一部《黑暗日記》，是清澤冽為了計畫在戰後恢復和平後執筆撰寫的現代日本史和現代日本外交史時當做資料，將在太平洋戰爭下的有關日本社會病理的觀察和批判，暗中記錄下來的。但是因為在昭和二〇（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個月，清澤冽以五十五歲逝世，因此他的計畫無疾而終了。可是這一部日記中的一部分，於昭和二十三（一九四八）年初次被介紹後，被認為是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對戰爭的最透徹的批判而引起很大的反應。此後於昭和三十一（一九五六）年，日記的一部分再度被雜誌刊載，於昭和三十四年以單行本出版時取名為「黑暗日記」。在戰爭的傷痕還未消失的當時，這一名稱被當時的日本人坦率的接受，而於昭和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一九七〇～七三）期間，將日記的全部分成三卷出版時仍然繼續使用「黑暗日記」的名稱，與清澤冽的姓名同時受到人們的記憶。

清澤又在近代日本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者之間，以《外交史》（一九四一年）及《日本外交史》全二卷（一九四二年。《外交史》之增補改訂版）的作者而知名。那是在日本戰敗以前撰寫的最佳的近代日本外交史，在今天也通用的優秀著作。不但如此，姑且不論其細節，在視野的廣大，貫穿全體的觀點的正確度，敘述的完整，說是未出現可以凌駕這一部的外交史也絕不為過的。

但是清澤並非自動埋首於日記的執筆和外交史的研究。他的外交史的研究，是從日本政府統制言論的結果，他的自由主義式的評論活動成為非常困難的昭和十五（一九四〇）年前後開始的。而日記是從連學術研究的發表也發生困難的昭和十七年底開始正式寫下來的。如上所述，清澤是在被剝奪自由下的晚年的活動而知名，這對清澤來說似乎不是很幸福的。

清澤是不折不扣的評論家。如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黑暗日記》中說「我們（指清澤與馬場恒吾）如果不是評論家，那何人才是評論家耶」；清澤對自己的評論家身分很感自豪。他所評論的對象，自日本的政治、外交、社會、思想、到國際問題，雖然範圍很大，但他最得意的是外交問題和美國。清澤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的《黑暗日記》中寫著，「余若有專長，那就是有關『美國』和外交」。因此在這兩項專長交叉的，也就是關於日美關係，對日本國民與政府加以啟蒙和批判，就是他注入最大心血的地方。如馬場恒吾所說，「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樹立正鵠的美國觀的只有他一個

人」（松原木公〈清澤君之片鱗〉下，《日美時代》一九五四年九月號），清澤在他的評論所提示的對美關係之認識，在同一時代的人當中，是很例外地非常的敏銳。然而不幸的是，這一領域在當時是言論統制最嚴厲的領域。與美國當時重用駐日大使顧魯（譯者按：Joseph C. Grew，一八八〇～一九六五。一九三二～四一任駐日大使，後任國務院國務次卿）和駐日大使館參事寶曼等日本通來做對比，清澤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因而不得不轉向外交史的研究，沉潛於日記之執筆了。這對清澤個人來說是悲劇，同時對整個日本也是一件悲劇。

清澤的外交評論，今日幾乎已被遺忘。有關清澤的研究，與其為評論家，更將焦點放在思想家的側面上。但是不談到他所留下來的大量外交評論，就不能討論清澤其人。正如政治家以政治上的業績受到評價，學者以學問上的業績受到評價，評論家也必須以其言論之質與量來評價。總而言之，做為一個人的清澤，或為思想家的清澤，渠以鉛字著作的評論之外無他。就以這一觀點，與戰後曾經出任首相的石橋湛山等人並列，在戰前是最優秀的自由主義評論家的清澤的生涯，以其外交評論為中心加以討論，便是本書的第一個目的。

然而不限於清澤，為了分析評論家的言論，必須正確把握他想捕捉的世界的現實，和他想啟蒙的輿論的狀況，在它的文脈當中放進他的言論來加以觀察。一方面追尋清澤

的言論，同時必須追尋環繞日本的國際關係之演變和相對的國民輿論的變遷。在此意義上，本書可以說是透過清澤這一特定的軸來看的日本外交史——尤其是日美關係史的書。其實清澤斯人的人生，與日美關係的變遷，有象徵性的結合。他以移民身分赴美是在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而這一年就是一向良好的日美關係，以移民問題等等為契機開始轉惡的一年。清澤從美國回來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的大正七年（一九一八），也是美國的威望在世界上達到顛峰之年。而清澤不得不沉默下來的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歿於昭和二十年，都是日美關係處於重大事件之年。如上所述，以討論清澤來提供日俄戰爭以後，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太平洋戰爭的日美關係史，就是本書的第二個目的。

第三，清澤的評論活動，不僅僅止於過去的歷史。在分析激烈變動的國際關係的評論中，包含很多在現今的日本外交，尤其是思考日美關係上仍不失其新鮮的根本性的敏銳洞察。而以討論清澤，能夠提供把握今日的國際關係上的某些要點的話，那就是筆者悄悄的希望。

關於本書的方法，只聲明以下的一點。在厲行言論統制之後，清澤的評論當然為了鑽出檢查網，向讀者傳達他的意圖，曾經慎重的動了腦筋。例如在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件之後，主張應該專心於「滿州國」的建設的時候，他的意圖並非擁護滿州

國，而在不可再侵進華北使中日關係更加惡化。此外也有多次以單純指出事實的形式來批判政府的政策以敘述他自己的主張。當時有心的讀者正確的解讀了他的意思。今天為了理解清澤的評論，有必要對他的文脈加以慎重的注意，同時大膽的讀取它的意思。筆者雖已就自己的想像力所及加以努力，但不敢說沒有錯誤。對一般而言，有很多也許會被感覺煩雜的，成為推定根據的評論，之所以在括弧（ ）中提示，就是為了避免錯誤之故。這是為了兩立並存學術書的性格與一般書籍之性格而採取的方法，敬請讀者了解。當然一般的讀者可以將括弧的部分跳過去讀的。有關資料的引用方面，除訂正若干明顯的錯誤和標點符號之外，包括用字及使用假名之不統一，均全部保留原文。

在撰寫本書時承蒙很多人的協助。東京大學的三谷太一郎教授和五十嵐武士教授，一橋大學的有賀貞教授，同志社大學的麻田貞雄教授，靜岡大學的山本義彥教授，外務省外交資料館的栗原健博士，移民問題研究家的石川好氏，井口記念館的等等力古吾朗氏，清澤本家的清澤市治・宇手子氏，以及中央公論社的近藤大博氏等人，在進行清澤研究時提供了有益的建議和機會。其中提供很多貴重資料和談話的清澤先生次女池田真理子和姪子笠原清明氏，以及辛苦編輯的平林孝氏等，都敬申謝悃。

一九八六年十月

北岡伸一

目次

增補版序 I

前言 5

序章 青年時代

1 研成義塾 2

2 美國時期 8

3 移民問題 14

第一章 新聞記者時代——國際協調與政黨政治

1 進入中外商業新報 24

2 「青山椒」與「自由槍」——以專欄批判國內問題

30

23

I

3 『美國之研究』——對美政策之批判	42
4 『聽自黑潮』——對滿洲・中國政策之批判	51
5 任職東京朝日新聞社及辭職	62
第二章 以評論家而獨立——國際協調之崩潰	
1 開別十年的美國	76
2 倫敦裁軍會議與大恐慌	80
3 九一八事變與上海事變	89
4 退出國際聯盟	101
第三章 自由主義者的孤獨——日本外交的混迷	
1 亞洲・門羅主義之抬頭	112
2 文筆的周邊	122
3 再度提倡自由主義	133

4 準戰爭期間的內政——自五·一五至二·二六	138
第四章 從評論轉向研究——中日戰爭與日美戰爭……	
1 中日戰爭之爆發與歐美旅行	146
2 東亞新秩序與美國	
3 歐洲之戰爭與三國同盟	164
4 外交史之研究	
5 戰爭時期的日本病理——《黑暗日記》	180
後記	197
補章 年輕時的清澤冽——摘自舊金山日文報紙《新世界》……	
參考文獻	235
清澤冽簡略年譜	
人名索引	241
	247
	205

序章 青年時代

